

滄海文叢

张振刚
著

逃难记

章桂和丰子恺的风雨人生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浙江大学出版社

滄海文叢

张振刚
著

逃难记

章桂和丰子恺的风雨人生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浙江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逃难记: 章桂和丰子恺的风雨人生 / 张振刚著. —杭州: 浙江大学出版社, 2016. 10
(沧海文丛)
ISBN 978-7-308-15954-8

I. ①逃… II. ①张… III. ①丰子恺 (1898-1975) —传记 ②章桂 (1917-2009) —传记 IV. ①K825. 72
②K825. 4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131573 号

逃难记

——章桂和丰子恺的风雨人生

张振刚 著

责任编辑	罗人智
责任校对	徐 婵
封面设计	卿 松
出版发行	浙江大学出版社 (杭州市天目山路 148 号 邮政编码 310007) (网址: http://www.zjupress.com)
排 版	浙江时代出版服务有限公司
印 刷	浙江印刷集团有限公司
开 本	880mm×1230mm 1/32
印 张	7. 75
字 数	153 千
版 印 次	2016 年 10 月第 1 版 2016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308-15954-8
定 价	45. 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浙江大学出版社发行中心联系方式 (0571) 88925591; <http://zjdxcbss.tmall.com>.

难是天，逃是伞。

其实，我们每天都在逃难。

——题记

是法平等，无有高下。

——《金刚经》

自序

章桂是个九十岁的男人。我之所以称呼他“男人”，而不尊他为“老人”，是因为他虽已年过耄耋，在过去的半个多世纪里受尽摧残，却并不看破红尘；至今眼好耳好牙口好的章桂，一个人居住在康西弄一幢破旧的房子里，想起往事便会泪流满面。

我怎么会想到要写章桂的呢？对于一个有近三十年小说创作经历的人而言，创作小说同时也创作了他自己。长期以来对虚构的偏好，使我忽视甚至排斥对真人真事的记录；我认为自己已不适应写纪实性的文字了。可是2007年的秋天，我遭遇了章桂。芸众生中的章桂，是因为他与丰子恺的特殊关系，才进入我的视野的。章桂暂时转换了我的写作方向，我决定试一试纪实性散文的创作了。

说起来，其实我早就知道章桂了，知道他跟丰子恺及其一家在历史上有过非常亲密的关系。但是我错过了，一错过差不多就十好几年，直到2007年的秋天，一个偶然的时机，我俩坐到了一张饭桌上。

十来个人的便宴，内有两位长者，除九十岁的章桂，还有小他两岁的杨乔杨子才。他们是石门湾同乡，老相识了，抗战时期由不同途径流亡到桂林，曾经在那里共同办过一个名叫“崇德书店”的书店，并一起工作了两个月，直到日本飞机把这书店化为灰烬。

那天杨乔似乎兴致很高，不停地说着什么，章桂则只是安静地吃着。忽然，杨乔隔着饭桌嬉笑着说章桂怎么怎么。我没听清，但是章桂听清了，他有点爱理不理，说，你这个人啊。

这一细节给了我深刻的印象。后来，瑜荪兄说起丰子恺的同时代人越来越少，与丰子恺接触过并且了解丰子恺的人也越来越少，像章桂、杨乔、丰桂这样的老先生，让他们动手写可能有一定困难，所以最好有人能去采访他们。瑜荪兄说了之后，不知为什么，我突然心动了。于是，从去年11月份开始到今年3月，我与章桂断断续续进行了四次共计十天的弥日长谈。我进入了章桂的世界，与此同时，我也进入了丰子恺的一部分世界。

刚才说过，采访章桂的初衷是因为丰子恺。可是，在康西弄那幢简陋的房子与章桂对话之后，我决定调整焦距，把主要镜头对准章桂，因为我明白了，在大时代的洪流里，一个小人物同样承受着人性的煎熬。事实上，对章桂的叙写离不开对丰子恺叙写的依赖；就是说，写章桂必然要写到丰子恺，而且从章桂的视角，丰子恺不单是一位大师，更是一个平凡、常态、多面、真实生动的普通人。这里记叙的丰子恺的故事，许多尚不为大众所

知晓，所以也算得上是丰子恺的一部另类传记，除了不无锦上添花的嫌疑，似有切入人性肌理的深刻。锦上添花总让写作者缺乏应有的写作热情，而抉别人性肌理的深度细节往往会激发他持续不断的创作激情。从这个角度看，写作这本书仍然没有违背我的初衷。

对章桂的采写，在我是一次全新的叙述历险。我摆脱了恼人的虚构，摆脱了对意义的苦苦追逼，只是跟随曾经发生过的历史事实老老实实在写下来。让人始料未及的是，就在我这么做的时候，事实却意外地闪起了文学的光焰。

美国作家托马斯·沃尔夫说：“现世的每一分钟都是四万年历史的结晶，日复一日，人们苍蝇般地飞向死亡，寻找归宿，这期间的每一刻都是窥视整个历史的一扇窗户。”我可以仿照托马斯的话说，七十年前章桂跟随丰子恺在石门湾开始的苦难生活，如今依然不同程度地在各处搬演着。这也许就是我努力写作这本小书的一个理由吧。

张振刚

2008年4月11日

目 录

逃难前·石门(一)	001
逃难前·杭州	015
逃难前·石门(二)	028
逃难第一站·桐庐	037
逃难第二站·兰溪	052
逃难第三站·萍乡	062
逃难第四站·武汉	080
逃难第五站·桂林	086
逃难第六站·柳州	096
逃难第七站·桂林	102
逃难第八站·重庆(一)	110
逃难第八站·重庆(二)	138
逃难第八站·重庆(三)	167
逃难第九站·石门	180
逃难第无极站·重庆	214

初版后记	218
再版后记	221
三版后记	224
附录一 丰子恺文章、日记、书信中提到章桂的三十处 ...	226
附录二 章桂逃难时间表	233

逃难前·石门（一）

山上有好水，平地有好花。

——马一浮改野老路亭诗

1

一个人走这条路，不走那条路，既是宿命，也非宿命，既是偶然，也非偶然——这实在是所谓神火鬼火凑合的结果。章桂出生在崇德县（今浙江省桐乡市崇福镇）五泾乡庙头村的曹家桥，一个世代务农的贫苦人家，本来他应当继承父辈，种田为生，然后娶妻生子，再把衣钵传承下去，平平常常、平平静静、平平淡淡过完一生。但是偏偏在他十七岁那年，由于机缘，他遇上了一位“贵人”，命运将他领上了另一条道路。多年以后，说起来，连他自己也不能确定，这到底是幸呢，还是不幸。他家祖上出过一位秀才，因此耕读传家的观念从小就蛀蚀了他的灵魂。有一年，村上一家富户为儿子请了个西席。这家富户与章家有一点点

拐弯亲，章桂的父亲争取到了让章桂去当伴读的机会，因而在东家少爷开蒙的同时，章桂也跟着开了蒙。开了蒙的章桂喜欢上了文字和书画，这无意间为他日后和那位“贵人”搭上话语打下了基础。

旧小说不必说，从前的传记写传主，也多半有一个出生环境的隐喻故事。比如陈寿在《三国志》里，说刘备“少孤，与母贩履织席为业。舍东南角篱（篱）上有桑树生，高五丈余，遥望见童童（幢幢）如小车盖。往来者，皆怪此树非凡，或谓当出贵人”。刘备自己也夸口将来“必当乘此羽葆盖车”，意思是要当皇帝。其实只不过是一棵特别高大茂盛的桑树而已；作为隐喻，那是刘备当上皇帝之后陈寿替他追认的。又比如丰子恺的老师，后来成为一代高僧弘一法师的李叔同，诞生时有喜鹊衔松枝飞入室内，落在产妇床前，被父母视为异兆。法师自己也一直将此松枝携带身边，轻易不肯示人，直到他六十三岁圆寂时，这松枝还端然挂于禅榻旁的墙上。一般人也认定喜鹊衔木是一种隐喻，倒是法师自己看得明白，他只把它当作一件纪念品，长带身边是为了崇志其父母生育劬劳的大恩而已。章桂的出生地庙头村，在历史上就有过相似的隐喻事件，但它似乎并不隐喻任何人，当然更不隐喻章桂。

崇德一带地处江南水乡，河湖港汊，连水成网。五泾乡尤其突出，小小一个弹丸村镇，竟有五条河流纵横交织汇合于此，它们是：三登桥港、日晖桥港、沈店桥港、南双桥港、北双桥

港。港、泾，都是河的代称，五条河汇集，现成地名就叫五行泾（方志上书写为“五河泾”，我认为不准确。“河”就是“泾”呀！），简称五泾。

五泾集镇北三里，北双桥港支流葛家桥港的一处河湾有个村子叫庙头村。庙头村是因为一座庙得名的。这庙有个稀奇古怪的名字：淹蹄庙。庙名匪夷所思，其实有段传说故事。康王泥马渡江的故事可以说家喻户晓，淹蹄庙一节是它的后续。据传，康王赵构骑着泥马一路向南逃往杭州，途经五泾镇北这个地方时，天色已晚。问起路程，说离杭州已经不远，赵构不由得吁了一口气，说，好了好了，总算到了！话未说完，泥马松了劲，一个趔趄，一条前腿就落进河里。本来那马憋足一股子气，也许能坚持到杭州，现在劲一松，气就散了，一条泥腿正好掉进了河里。后来康王是如何到的杭州不得而知，这里的百姓却忙碌起来。他们认为御马的马蹄落在河里，这地方肯定沾染上了王气，而沾染了王气意味着能得福荫，能出贵人。于是公议之后，集资修建了一座庙，这庙就叫淹蹄庙。

中国老百姓建庙好像很有随意性，信奉谁建个庙，纪念谁也建个庙，比如岳庙、关帝庙。有些庙隔了几代之后，甚至连这个谁是谁也搞不清楚了，比如晏公庙、张王庙，晏公是谁？张王又是谁？没有人知道，但照样香火很旺。不知淹蹄庙建庙之初，会不会供一只马蹄？悬揣起来，供一只马蹄似乎不大像样，那么，供一匹马？但到章桂见到的时候，这庙供的却是土地和观音。

淹蹄庙规模不小，除了山门（山门有庑廊），还有两进殿阁。第一进供的是土主菩萨。土主就是土地，这村叫土主。土主是一对夫妻菩萨，笑吟吟，慈眉善目，非常和蔼。每年二月初二是土主菩萨生日，庙头各村轮流做庄，摆酒庆祝，谓之吃土主酒。土主殿的后殿朝北是韦驮。隔一个很大的石板天井是第二进，第二进是观音殿。据说观音和韦驮是一对恋人，所以韦驮一直跟定观音，隔一个偌大的天井守护着她。

我不知道很有特点的淹蹄庙，后来怎么会沦落成庸常的一般庙宇。但是淹蹄的庙名，仍然昭示着这么一个亡命故事。当我决定提笔叙写章桂时，这个亡命故事的隐喻性其实已经悄悄来到了我的笔底。

淹蹄庙北半里，就是章桂的血地曹家桥。曹家桥是葛家桥港北段横跨东西的一座石桥，桥东以冯、张二姓为主，桥西主要是章姓和许姓。章桂家在桥西，他家后门临一条弯弯的小河，那是葛家桥港的一条支流。

章家几代之前一直小康，章桂曾祖父时，尚有几十亩田地。败落是从他祖父开始的，原因是染上了赌博。子承父业，章桂的父亲章占奎也好这一口。一份家业到章占奎手里，差不多已经败光，只剩下两亩桑园和三分秧田，因此只好租田糊口。他家租种的是石门镇上的两户富户的田：一户开一家许顺大米号，一户是顺福堂三相公家。饶这么，到青黄不接时，章占奎便伸个脸上石门湾去借粮。常去借的也有两家：一家就是其中的一个东家许顺

大；另一家也开米号，叫韩六麻子，在西河口。一般到蚕罢，罢了茧子，就一家一家去还债，从不拖欠。

章桂有个哥哥叫生荣，长他六岁，在南村陆家埭富户钱鸿珍家做小长年^①。钱鸿珍有四个儿子，子兴、文兴、福兴、禄兴，非常调皮，仗着家里有钱，常常欺侮生荣。生荣虽然比他们都年长，但不敢得罪他们，挨了骂挨了打都不还口不还手，也不告诉他们的父亲。有一次他实在忍受不了了，就回家来向父亲哭诉，父亲当然也没有办法。章桂就对哥哥说：“那你在家歇两天吧，我去替你。”

于是，章桂就到钱家去替哥哥干活。那四个弟兄当然更不把章桂放在眼里，但他们也很有策略。第一天章桂削黄豆地，四弟兄远远地在地头观望，没什么动作。第二天，大约他们觉得章桂和他哥一样老实可欺，于是故技重演，开始挑衅。章桂不理他们，只管低头削地，他们便疯狂起来，一边用难听的话语讽刺奚落他，一边动手动脚去撩惹他。章桂仍然一声不吭，但是周身的血在往凶门上涌。那四个小家伙以为又是一个软蛋，便愈加来劲，竟用泥块去扔他了。这时，章桂突然把手里的锄头一扔，冲过去，一拳就把子兴打到了沟里。其他三人一下傻愣了，纷纷跪下来讨饶。

章桂算是替哥哥出了口恶气，但是哥哥不无担心地对他说：“你这么躁的脾气，以后怎么出去做长年呢？”

① 长年，即长工。

这件事或许是后来促成章桂去丰同裕学生意的一个重要原因。

2

1934年，即民国廿三年，是中国近代史上有名的大旱年。这年的春天就已经显示出了旱象，雨水特别地少，落谷还不成问题，到插秧，就有些困难了。春忙完了之后，章桂便由堂兄章云洲领着，离开曹家桥，踏上了去石门湾的小路。那一年他十七岁。

自从教训了陆家埭钱鸿珍家四个儿子之后，父亲章占奎一直为章桂的躁脾气担忧着。眼见他都长成十七岁了，十七岁的孩子应该自己挣饭食了，可像他们这样的人家，除了做长年，简直别无出路。就在这时，章云洲上门来了。云洲是来介绍章桂去石门湾丰同裕染坊学生意的，云洲说：“去做个着袜长年^①吧。”

说起来，章桂家与石门湾丰家多少有一点点拐弯亲。丰子恺的族叔丰铭（字云滨）即五爹爹有个女儿叫丰兰洲，从小送给章桂大伯家，给堂兄云洲当童养媳，此时已结婚多年。五爹爹虽然只是丰子恺的远房叔父，但因为住在同一个屋顶下，所以关系非常亲近。云洲和妻子有时去看望五爹爹，也就与丰子恺家熟了。

① 着袜长年，意思是做学徒、当店员。学徒、店员，类似长年的身份，只是不用赤脚下田，日晒雨淋。

丰子恺呼丰兰洲为七弟。丰兰洲是个非常热心肠的女人，促成章桂去丰同裕，丰兰洲有很大的功劳。

十七岁的章桂是个美少年。那天，他穿了一套细蓝格子布的新短衫，英气勃勃。这身新衣的衣料叫美通纱，是唐家浜的外公特地到镇上剪来为他做的。外公说，到丰家学生意，总得穿体面一点，哪能打补丁呢。后来婶妈（丰子恺夫人）说：“云洲弟弟说章桂家苦煞。衣裳还好么，美通纱。”于是，穿着美通纱的十七岁少年章桂，就这么体体面面地走进石门湾丰同裕染坊店，当了学徒。

丰同裕是百年老店，当时的店主应该是丰子恺，但他不指着这店养家，之所以还维持着，主要是考虑到两位先生和两个把作师傅的生计。两位先生，一位是丰子恺的族兄丰嘉麟，另一位名叫张芝珊。两位是丰同裕的元老，都五六十岁了。两个把作师傅，一个叫夏光生，一个叫王阿康，都是绍兴人。那天，章桂由堂兄云洲领着从“丰同裕染坊”黑底金字的招牌下进门，一眼就望见挂在大厅上方的匾额——“文魁”。日后细看这匾，才发现那上面还有上下两行小字，上款为：“大清光绪二十八年。”下款为：“庚子辛丑恩正并科第八十七名丰鏞立。”丰鏞是丰子恺的父亲。这匾是丰鏞1902年中举之后立的。

那天，章桂就是在这块匾额下举行拜师仪式的。仪式非常简单，对着先生下个跪，礼就算成了。章桂名义上是拜张芝珊作先生的，但也给丰嘉麟下了跪。两位先生对章桂很和蔼，还不忘